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
第六十九回 賜紅袍耳目官邀寵 接刑篆舊令尹指奸

紅袍載錫主心歡，耳目榮封豈易官？位比公卿崇祿爵，代天視聽任包彈。

話說孫爺在徐府，同岳母、舅舅飲酒，將降職情由細細說明。千歲道：「妹丈，你既降職為理刑，就該去到任便了。」孫爺道：「舅舅呵！只為奸臣家在荊州，那萬歲乳母現在家中，我此去必定有禍患到頭。」千歲道：「妹丈呵，我猜著了。那海瑞必道你是忠義之輩，故將你降職荊州，是要你察訪豪奴的惡跡，鋤滅奸黨勢餘，做個裡應外合之計。況且有我在朝相幫，哪怕姓張的奸臣！侍女過來，你把我欽賜綠龍袍拿來！」侍女取過龍袍，送與千歲。千歲又道：「你傳外邊管印官兒，把我欽賜金鑲御印送進。」侍女領命，傳出去取了御印奉上。千歲接了御印，開口叫聲：「妹丈！你將龍袍襯在衣裡，我將御印打在衣上，速往荊州去。哪怕他怎麼權奸，就是內監與你作對時，你只須把這與國同休的印信，並這龍袍與他一看，這班鬮狗，就不敢放肆了！你當速速上任，使他一時措手不及，就不上他那訛頭了。」孫爺道：「領教！」忙忙取了龍袍，作別起身。

回到府中，拜見親娘。太夫人道：「我兒，你舅舅怎說？」

孫爺道：「舅舅說海瑞知孩兒是個忠義之輩，故意使孩兒做荊州理刑，把張家惡奴扳倒。他在朝自然有本接應，這叫作『裡應外合』。叫孩兒速速上任，使他措手不及。」太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兒速速起行。」孫爺道：「孩兒曉得。」即去吏部領憑。忽報聖旨下，孫爺忙排香案，跪聽宣讀。

詔曰：降職理刑孫成，欽賜七級，紀功九次，往湖廣荊州府上任，須至要清廉正直，除強獎善。王封聖旨一道，到荊州地方，命原任理刑陳大成開讀遵印。欽此！

孫爺接過聖旨，送天使出門，入內拜辭母親。太夫人道：「做娘的同你妻子在京，倒也安穩。你此去須要做個好官，不必掛念家中。」孫爺答道：「多謝母親。」回身入內，向夫人道：「下官奉命遠出，不能奉承膝下，專望夫人孝敬婆婆。」夫人道：「做媳婦理之當然，相公不必掛慮。」孫爺道：「如此，深受夫人之德矣。沈能、李貴過來！」兩人應道：「有！」孫爺道：「你去馬號挑選二十匹好馬，家裡家丁會奉捧的，點齊十來人，明日清早，同我起身赴任。快些端正。」叫了幾個婦女，把行李裝備發出廳堂，著管家的家人點明。諸事料理已畢，一宿晚景不提。

到了次日五鼓，一齊起身望荊州去了。

再講朝中海瑞道：「昨日奉降孫成為荊州理刑，又蒙聖上傳旨，催他起身。今日探聽已經起身去了。我這裡再把六款本章備辦停當，再去見駕。」便將本章存在袖內，上轎出門，早來到東華門。只見文武官員紛紛俱進朝房。忽聞金殿上鐘鳴鼓響，天子登朝。

百官朝賀已畢，內侍傳旨道：「有事出班啟奏，無事退班。」

只見班中一位大臣，俯伏金階奏道：「臣華蓋殿大學士張居正有短表章奏上。」內侍傳旨道：「奏來！」居正道：「一本為提調巡撫事；一本為清淨錢糧事。」皇爺道：「二本准，著該部議奏。」居正謝恩。

又見班中閃出一位大臣奏道：「原任操江海瑞有本奏。」內侍道：「奏來！」海瑞道：「臣非為別事，單為除奸剔佞。」說道將本章上呈。內侍排在龍案之上，皇爺舉目觀看，道：「海瑞愛卿，這是前日舊本，朕已看過。還有什麼新本，再與寡人看看？」海瑞道：「新本多得緊，只怕萬歲一時不及看了許多。」

如今且把舊本准了，明日再進新本。」皇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准卿所奏。」海爺道：「既准了本，即將張居正拿下。」皇爺道：「朕為這六款上俱無憑據，怎麼就要把他拿下？」海爺道：「新科進士周元表等三十四人，他們十載寒窗，苦志攻書，進京求榮，怎反受辱？那張居正每人要他見面銀一千二百兩。周元表無銀送他，居正上本處他極刑。幸蒙萬歲開恩，將他免死，充軍出京。老臣途中遇著，不忍他無罪受刑，留他在臨青候旨。」

望萬歲依臣所奏，赦免書生三十四人，召還京中，各封官職，方是不負讀書之士。」皇爺道：「依卿所奏，著該部傳旨，到臨青赦免周元表，並赦三十三人，俱召回京供職。」海爺俯伏謝恩。

皇爺道：「海卿，你年高衰老，朕不忍你在朝為官辛苦。」

今賜紅袍玉帶，黃金彩緞，馳驛榮歸去罷。」海爺道：「謝萬歲天恩！但臣年紀雖老，精力還在，可以為官，不願安閒林下。」

皇爺暗想：「這老頭兒倔強得緊。無奈是先帝恩官，朕不忍難為他。叫他回去不肯回去，偏要在朝為官。也罷！料來宰相、尚書、九卿、都察院科道等官，不可與他做，若做了益發厲害。」

待朕偏把個無官無印的官名與他做做，他就不得彈劾了。」便說道：「海卿，你要在朝為官，別的官兒朕不忍勞動卿，今做了寡人耳目的官罷。」海爺聽旨，忙叩謝道：「我主萬歲！萬歲！萬萬歲！」滿心歡喜：「怎麼叫作耳目官？從來沒有衙門，也沒官職印信。這雖是萬歲哄我，倒中我的意思。」當下退朝，各官散出。

海爺回到杜家，各官俱來賀喜，祭酒杜元勛亦出來稱賀。

海爺道：「賢契，我此官無印無職，空名何喜可賀？」祭酒道：「恩師，今朝廷封恩師為耳目官，就是朝廷的耳目了。上可與宰相同列，下可與九卿同坐，非同兒戲。凡天下的本章，多可以上得。」海爺道：「賢契，你也知此意麼？我想皇上上了我海瑞的當了。我今連夜做起本章，賢契須要幫我一幫，明日又要上新本了。」祭酒道：「遵命！」師生二人連夜做成本章。騰清已完，早已五鼓，進朝俯伏金階，手捧本章。

皇爺看了，說道：「海卿，你無衙無印，怎麼又上起本來」

海爺道：「萬歲，臣蒙萬歲封為耳目官，就是聖上的耳目了。」

聖上是心性為主，臣是耳目為用，那有耳有聞不與心知、目有見不與心聞之理！」皇爺聽奏，心中懊悔道：「朕倒上了海瑞的當了。」沒奈何，只得說道：「准卿起奏。」海爺平身起立旁邊。

各官多有本章呈奏，皇爺一概命張居正批發。

各官退朝。居正捧本章對海爺道：「海老先生，聖上十分寵任老夫，這本章多付老夫標看，勸你差不多罷了。」海爺道：「再養你幾時體面，哪裡肯罷！不必多講，請了。」兩個分別，不提。

再講那陸元龍道：「下官陸元龍，奉欽差御祭。恩師接了聖旨，叫我不必開讀，他要自己進京繳旨，叫我隨後慢慢而來。」

故此在路耽擱，今日才得到京。且先見恩師，再作道理。」那陸爺也不坐轎，也不騎馬，步行來到杜家門首。門公傳報進去，海爺叫「請進」。陸爺道：「恩師在上，門生陸秀拜見。」海爺道：「賢契免禮，請坐。左右備酒。」杜爺也出來相見，一同坐下，飲酒之間，講些朝廷政事及奏劾張居正之事，直至更深，方始辭回。

次日陸爺見駕，海爺也有本章代他奏明。皇爺傳旨：「陸元龍御祭旨意，已經海瑞代繳，與你無罪，著仍舊入翰林院供職。」陸元龍叩首謝恩。師生退出朝門，各回寓所。

且說理刑孫成到了荊州地界，吩咐船家停泊碼頭。三聲大炮，文武官員俱來迎接。聽事上前稟道：「啟上大老爺：荊州府所屬經歷、照磨、知縣各官，多有手本投遞、迎接。」孫爺道：「傳話外邊官員：各回衙門理事，守衛汛地，改日請見。」

聽事走出船頭，吩咐各官散去。

隨後陳大成舊任來到。聽事忙忙報道：「啟上大老爺：原任陳爺接見。」孫爺吩咐安排香案。陳爺上船跪下，孫爺手捧聖旨，開讀曰：詔曰：湖廣荊州府理刑陳大成為官清正，恩官海瑞特本保奏，今升為十三道御史之職，作速來京補授。其理刑印信，接詔之時，即交與孫成頂補。欽哉！

陳爺謝恩已畢，即刻交清印信。陳爺道：「欽差大人，你前日忠心為國，不想今反受屈。」孫成道：「不敢！海老先生在萬歲駕前，竭力保奏大人。」陳爺道：「極蒙海老先生作愛，此番上京還要求大人指教。」孫爺道：「依弟愚見，大人進京，還該拜在海老先生門下，一定有益。弟還求大人指教，不知張宦家中作惡怎樣，乞一一指教。」陳爺道：「那張宦勢力如天，族支弟姪恃勢欺壓官府。還有豪奴數人，重利苛剝百姓，打死人命，如同兒戲，強佔百姓妻女，姦淫鄉鄰，人人害怕。大小官員，如同走狗一般，一時不及講盡。」孫爺道：「呀，有這等事！陳大人，聖上命你速即進京供職，你切不可依附張姓，辱沒了海老先生一番舉薦。」陳爺道：「豈敢為那忘恩負義之人！

大人放心。」陳爺辭別，回府收拾進京。

孫爺見陳爺去了，就向衙役道：「這裡叫做什麼碼頭？」

衙役道：「這裡叫做西碼頭。」孫爺怒道：「今日本廳上任，須要吉利，怎麼在西碼頭、白虎頭上岸？應該在青龍頭上岸才是。難道荊州大省份，沒有東碼頭嗎？」衙役應道：「有是有個東碼頭，向來上任的官府多在東碼頭，自七八年以來，都在西碼頭上了。」孫爺道：「為怎麼的？」衙役道：「只為東門內新造乳娘娘府，是奉旨起建的。內中張老太太居住門前，豎立下馬牌，文武各官至此須下馬。有八名太監把守，手執御賜五爪金龍棒，十分厲害。凡官員不下馬者，就算逆旨了，立時打死無論。所以近日到任官員，俱由西碼頭進城。」孫爺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說哪裡話！本廳不在西碼頭上岸，快將坐船移到東碼頭青龍頭上岸。」衙役答應「是」，即刻叫船戶將船撐到東碼頭上岸。

孫爺道：「吩咐本廳這裡上岸，要放大炮三聲，進城也要放三聲，到乳娘府經過也要三聲響炮，敲鑼的要響，吆喝的要高聲，吹打的要鬧熱，如有一件不遵，到衙重責四十大板。」

衙役聽了，舌頭伸出，不敢答應。內中有幾個大膽的跪下稟道：「太爺吩咐，下役怎麼敢有違？但張居正府中厲害得緊，只怕使不得。」孫爺喝道：「狗才！怎麼使不得？有我擔待！」衙役答應「是」，退出與眾人相議道：「列位，你看這個大爺，買醃魚放生——不知死活。難道張府的厲害，他還不知道？」眾人七舌八嘴，紛紛議論。內中有年老的書辦道：「你們不必議論，且看乳娘府怎麼樣就是了。」眾人道：「這話不差。」未知孫成過了乳娘府，動靜如何。下回分解。